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武林俏顽童

下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二三章

佟季夫又笑道：“我认为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看来，倒是你将此事搞砸了。如果你一见到玉女派的弟子，便将武当掌教的书信交出，这信因为是写给玉女派的掌教，谅他们也绝不敢放肆。”

你不但没这样做，却反而和他们来硬的。其实这正是人家巴不得的事，而且还落个武当派的弟子态度傲慢，故意‘爱现’的恶名，这根本就是你的大错呀！”

灵鹊当着尹兴光的面被师叔这样指责，心中也很不高兴，但表面上仍装着得十分恭敬，对佟季夫的话只是唯唯答应着。

佟季夫又道：“在后来较量武功被挫之后，你的处置也很不恰当。如果换了一个比较世故的人，便只在口头上认输，但却请她指导说对这件事情作个怎样的解决？”

要知道你这次原来是奉了武当掌门的命令，你自己是不能作主的，你把这个难题丢给她，人家也绝不能说你耍赖。

“如今你这撒腿一走，岂不正好中人家的诡计？这都是你少在江湖上行走，才会没办法随机应变，将来还要多磨练磨练才行。”

灵鹊是呈云的大弟子，佟季夫却是呈云的小师弟，虽然两人的辈份不同，年纪却差不了多少。

灵鹊见佟季夫老是数落自己，那脸上的颜色便在不知不觉

中有些不悦和难堪。佟季夫也看出了他的心意，只好岔开了话头，问道：“你这次回山来，大师兄有没有责罚你呢？”

灵鹊道：“掌教师尊倒没说什么？”

佟季夫大笑道：“这算你的运气好，如果你师叔祖还在世的话，至少也会罚你面壁三年。”

灵鹊只笑了一笑。

佟季夫又道：“那么大师兄对这件事又打算怎么办呢？武当派的人既然已经出面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啊。”

灵鹊道：“师叔说得是，不过师父他老人家与毅儒师叔有不同的看法。”

佟季夫摆手道：“你不用说，我也明白了。大师兄向来最怕惹麻烦，他最相信凡事能顺其自然最好，二师兄则像厕所里的石头，又古板又固执，我想他一定是劝大师兄少管闲事，对不对？”

灵鹊倒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六师叔真的是洞烛先机，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老人家的法眼，果然一猜就中，弟子回山覆命时，毅儒师叔和掌教师尊正好在一起，毅儒师叔似乎还埋怨了掌教师尊几句呢？”

佟季夫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就不对了。大师兄既然身为本派的掌门，怎么能这样毫无主见呢？如果他一开始就不管闲事了，也就算了。”

现在算是吃了玉女派的一个软钉子，难道咱们就这样认输啦？我武当派可是江湖上的‘龙头老大’，这些地方怎能马虎呢？毅儒老二大概也头壳坏了，才会指责大师兄。”

灵鹊知道佟季夫开始心动了，不禁暗喜，便陪笑道：“我

们做晚辈的人，原不敢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意见的。”

佟季夫接口道：“那是当然。可惜我已说过不理武当门户的一切大小事情，否则我倒可以站出来说几句话。”

当他说话时，心中似乎十分烦躁，而不住地作手指在石桌上乱划。

尹兴光见他手指划过的地方，桌子常常进出火星，出现一道道的深纹，心中感到十分惊讶。

灵鹊知道这时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又故意便装出忧愁的样子，叹息道：“弟子其实也不大明白帅尊的意思，可是又不敢多问。”

像这位尹小哥，帅尊本来已经亲口答应要将他收作武当的弟子，后来和穀儒师叔商量之后，不料又突然反悔了。

弟子这次回山，曾在半路上碰到‘怪侠’张老前辈，他还再三托我请求掌教师尊，将尹小哥收入门下。

但现在却弄得这样尴尬，师叔请想，外人对我们武当派会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灵鹊说话之时，便暗中观察佟季夫的表情，见他已经接连变了好几次。

佟季夫考虑了一会儿，才笑道：“这样出尔反尔的确不太好。我看这事等过几天再商量吧，如今你打算带他回去吗？”

灵鹊口里故意称是，却拿眼去看尹兴光。

尹兴光忙道：“我愿在这儿陪伴佟老前辈。”

佟季夫微笑对灵鹊道：“你先带他回去，向掌教师兄请示一下，就说我打算留他住几天，只是我这里十分清苦，不知道他是否住得惯而已。”

尹兴光忙回答：“住得惯，住得惯。我一向是什么苦都吃得下。”

佟季夫大笑。

灵鹊也陪笑道：“只要师叔肯留他，弟子只要回去向掌教师尊禀告一下就可以啦。”

佟季夫想了一想，也就答应了。

灵鹊又陪着佟季夫闲聊了一阵，才告辞离去。

次日一早，灵鹊和周德钧二人便将尹兴光所用的衣物都送来了。

佟季夫笑道：“你们这是在搬家呀？”

周德钧又取出了一个小盒子，交到尹兴光手上道：“住在一起一个月，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我就把这个小礼物送给你罢！”

尹兴光早已知道周德钧的真正用意，于是谢了一声，便转身交给佟季夫道：“晚辈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身边一向也没有什么宝贝，这盒棋子道长得来不易，只是我也无福消受，还是转赠给老前辈吧。”

尹兴光一面说着，又一面打开了盒盖。

佟季夫举目看时，只见匣中的红色缎子盛着两个白玉的小钵，钵内还装满了翠绿色的棋子，皆由翠玉所磨成的，雕工精美，真是稀世珍宝。

佟季夫再三推辞，还是不肯收下。

尹兴光无法，只好自己收起来。

佟季夫这时问灵鹊道：“你向大师兄禀告过了没有？”

灵鹊低头道：“禀告过了。掌教师尊命弟子代为转达五师

叔，留他在这里是可以的，但绝不可将他收归门下，以免日后又有麻烦。”

佟季夫脸上顿时显得很不高兴，问道：“我就不明白以后会有什么麻烦？”

灵鹊故意迟疑了半晌，才回答道：“掌教师尊因为没有说明，所以弟子也不敢胡猜。”

佟季夫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怕日后会与玉女派的人结仇了，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”

灵鹊不作声。

周德钧便陪笑道：“师叔明鉴，掌教师尊到底有什么看法呀，我们可真不知道呀。”

佟季夫抬头望着天边的白云，想了一阵后，便掉头对灵鹊道：“你回去以后，请代我转达大师兄，我早已脱离了武当门户，就算收尹小哥为徒，也不算违背掌门人的命令，再说玉女派的弟子这样年不起武当派的人，我也非常不爽。

不过这种事情也不是我所能干预的，所以仍请大师兄好自为之，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，还请大师兄不必见外，随时派人传个口信就行了。”

灵鹊唯唯答应。

周德钧看着尹兴光微笑道：“这一下可好了。”

尹兴光才猛然醒悟，连忙扑地跪下，叩头如捣蒜，连连道谢：“恩师在上，请受弟子叩拜，愿师尊万寿无疆。”

当佟季夫正想上前搀扶尹兴光时，他早已叩了好几遍啦。佟季夫摆手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倒是先起来和师兄们见上礼吧。”

尹兴光拜罢站起后，又要向郭周两人下拜时，马上又被两人扶住了。

灵道和周德钧又再一次向这师徒两人道贺。

佟季夫笑着对二人道：“我这次收徒，你们可知道我的意思吗？”

周德钧一向就非常聪明，马上便陪笑道：“我想师叔这样一来，不但可以替掌教真人解决了难题，而且又挽救了武当派在江湖上的声誉，三则培植了英才，这真是桩一举三得的美事呀。”

佟季夫听到后，大笑不止。

从此以后，尹兴光便留在武当山后的龙凤谷中，向翰林真人佟季夫拜师学艺。

佟季夫先传给尹兴光武当派的本门基础功夫，从练吐气开始。

尹兴光原来天份就很高，同时学艺又勤，武当本门的功夫又正是玄门正宗，只要知道了口诀后，每天循序渐进，倒也并不困难。

尹兴光这时只是一心想快些练好功夫，好为母舅报仇，所以十分勤奋，才两个月下来，便觉得已大有进步。

因为照佟季夫的规定，小溪那边，尹兴光便不许过去，所以他能走的地方十分有限，每天除了随着佟季夫练功以外，便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和他闲聊嬉戏，他才正是年轻，不免有些寂寞，好在佟季夫替他规定的功课非常紧凑，一早起来，总要练到黄昏时分，才能入武部做完。

这时也恰好是武当派“迎华堂”传出晚课钟声的时刻，直

到此时，尹兴光才能获得一两个时辰的休息。

其实武当门人平时的功课，倒比他轻松得多了。

一到晚上，就是练气打坐的时候，一直要坐到晚上接近三更左右，才能就寝。

别的功课倒也罢了，只有这打坐功夫，尹兴光却感到很伤脑筋。

但他深知佟季夫一心希望他成器，所以才不但毫无怨言，反而还十分感激，不仅勤奋用功，同时也极肯听话。

每日晚餐后的这几个时辰，才是尹兴光自己散步玩耍的时候。

他总是到小溪桥边散步的时候居多，这也刚好是前山武当掌教真人呈云道长置身迎华堂的时候，这时迎华堂的钟声也齐鸣。

那一声声悠扬的钟声，随风飘过来，尹兴光便不禁想起随红顶丐刚来武当的情形，那时候自己便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孤儿一样，心中只有无尽的悲哀和愁苦。

上山后的第二天，红顶丐便撇下他走了。后来又经过了许多波折，才能拜入翰林真人佟季夫的门下。

其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辛酸，如果没有灵鹊和周德钧两个人的大力帮忙，自己这时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

一想到这里，尹兴光便百感交集，于是又急忙地走回去练武功去了。

佟季夫喜欢他还这么年轻，便懂得发奋图强，不禁也深受感动，这师徒二人，一个愿教，一个愿学，尹兴光的武功便如日行千里般进步神速。

在这段日子里，尹兴光常常思念着几个人，第一个当然是母亲和舅舅。

他一想起母亲便忍不住会热泪盈眶，但又怕师父会骂他没出息，只好在背着师父的时候，他才敢大声呜咽几声，来发泄心中的悲哀。

还有红顶丐。也是令他常常想念的。

这位江湖上的奇士，对他们尹家总算是仁至义尽了；只不知那天他匆匆下山以后，会遇到了些什么事呢？

照尹兴光看来，红顶丐如果不是遇了意外，是绝不至于到今天还不来看他的。

那天他临走前，他给尹兴光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明他到黄山访友，大约半天就可以回来了，但却一出去就像失踪了一样，无声无息。

虽说丐侠一向是四海为家，行踪常常飘忽不定；但他为人最重交情，如今秋波小筑的事情这样严重，他既然已出力帮忙了，绝不可能半途中逃之夭夭呀。

尹兴光对于丐侠不来武当山，总想不出任何的理由。

此外义弟于小侠，和姐发姐尹小芊，还有凌雨箏，也常让他想念。

那天灵鹊回来后，曾说到在回山途中，遇见了怪侠张老爷子，尹兴光知道这个人便是于小侠的师父。

同时他又听灵鹊说，于小侠不但没有和张秋在一起，而且张秋好像也不知道于小侠去了什么地方的样子，此事真令人感到奇怪呀！尹兴光也总是想不通。

他有时在万分寂寞的时候，便不免会想起这位义弟，在秋

波小筑后花园较量轻功，以及花前美酒，促膝谈心这类赏心乐事，也更是让他怀念不已。

有一天夜里，尹兴光梦见了他的姐姐尹小芊，好像她正在秋波小筑的花园里和一男一女挥剑恶斗。

那男的武艺很高，他一面打着，却还一面乱讲黄色笑话，指着小芊姐姐喜皮笑脸的乱说。

奇怪的是，小芊姐姐竟然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，虽然她的剑法仍然非常的厉害，但那张美丽脸庞上似乎十分仍然地温柔哩。

尹兴光实在看的不服气，想跑过去帮忙时，但却觉得两腿竟然没有力气，所以跑不动，虽然他心里很着急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后来小芊姐姐一剑就把那少年劈倒了，尹兴光在一旁看了后，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心里虽然想叫，喉咙却一点也发不出声音，觉得痛苦极了。

这时姐姐不知怎地，忽然丢弃了宝剑，伏在那男孩子的身上大哭起来。

尹兴光心里又恨姐姐，心想这个人是我们的仇家啊。

你哭他干什么？

不料他忽然眼前一花，原来小芊姐姐抱着痛哭的那个人，并不是那年轻男子，却是舅舅。这一来尹兴光也被吓得魂飞魄散。

他想哭，却苦于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正好在这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秋波小筑的正厅上忽然被焚烧了起来，那熊熊的火势真是可怕极了。

尹兴光的耳边只听见一片墙崩屋倒的声音，火焰和浓烟正不停地卷上了空中，一下子便将偌大的一座秋波小筑烧成了平地。

在房子被烧时候，尹兴光似乎听见了红顶丐在到处找他，大声喊着：“兴光，兴光，你在哪里？你母亲和舅舅都死了，还不快跟我去武当，拜师学艺，日后才好报仇呀。”

尹兴光听了这话后，有如晴天霹雳，一面大声痛哭着，一面大声呼喊：“红顶叔叔，红顶叔叔，您在哪里呢？”

忽然有人在他背上一拍，尹兴光掉头看时，不料却是于小侠。

这时尹兴光就像见了亲人一样，一把抱住于小侠道：“贤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娘和舅舅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小侠这时早已是一脸愤怒的样子，拍着尹兴光道：“男儿不泪不轻弹，走！我送你上武当，替你找师父。”

尹兴光这时正是气愤填膺，对于小侠道：“我不去武当，我要先报仇。”

于小侠想了一想才道：“对！咱们先报仇也行，可是你可千万不能哭，有出息的人是绝不会哭的。”

尹兴光呆了一呆。

于小侠上前一步，拍一拍他，说道：“你的年纪比我大，怎么这样会哭呢？”

尹兴光这时心中悲痛万分，但也有些不好意思，暗想道：“我还是于小侠的干哥哥呢？的确不能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惹人笑话呀！”

他心里这样想着，耳边却似乎有人仍中叫：“孩子、你别

哭！”

尹兴光一下子突然醒了过来，只觉得窗外的月色十分的皎洁；他坐在床前，原来轻轻拍着自己的，是师父翰林真人佟季夫哩。

尹兴光一惊，马上坐了起来，才发觉自己正满面泪痕，大概是自己刚才在梦中哭得太伤心了。

佟季夫见他此时翻身坐起，便柔声安慰地道：“孩子，你睡下，别着了凉。”

尹兴光听到师父的话后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，便擦着眼泪道：“师父，都是我不好，而惊动了您老人家。”

佟季夫扶着尹兴光轻轻躺下后，又沉默了一阵，才说道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，可是你光是伤心也没用，还是赶紧专心练好武艺，才能替你全家报仇呀。”

尹兴光心里很感激师父，原先想说几句话，但却忍不住心中的悲痛，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佟季夫又说：“我刚才听见你在梦中呼唤了几个人，一个什么红顶叔叔，想必就是送你上武当的红顶丐了？”

尹兴光哽咽答道：“正是。”

佟季夫又问：“红顶丐为著名的江南三丐之一，加上他和你娘及舅舅的深厚交情，他可是个很好的人，难怪你会想念他了。我又听见你唤义弟，这人又是谁？”

尹兴光回答：“他是弟子结拜义弟于小侠，是怪侠张老爷子的徒弟。”

佟季夫哦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在梦中也唤着你的姐姐，她会武功吗？是谁的门下？”

尹兴光道：“她是峨嵋派。听说姐姐的师父是一位师太，我曾听小芊姐姐说，她还有位师兄，非常了不起呢。”

佟季夫点头笑道：“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，你姐姐一定是峨嵋金顶后山摩云精舍慧然师太的门下罗，她说的师兄大概便是已故大侠楚濂之子天阔了。”

尹兴光从来就没听说过楚濂这个名字，也不知楚天阔是谁，同时因为又不晓得师父和这楚家父子是什么关系，所以更不耐烦去多想，只好唯唯答应。

佟季夫于是安慰了他一阵，尹兴光这才朦胧入睡。

从此以后，尹兴光便更专心向佟季夫学艺。

他知道像他姐姐尹小芊那么好的功夫，都还不能把秋波小筑保住，自己又哪能敌得过那玉女派的凌家兄妹呢？



尹小芊自从那天和尹兴光分别之后，便匆匆回峨嵋找慧然师太求援。

这天当她来到峨嵋山下时，已经是鸡不鸣，狗不叫的深夜了。

尹小芊匆匆在山下的一户农家住了一晚，次日大清早就起身，匆匆梳洗过后，便沿着山路往目的地动身。

这时因为天色还很早，许多人还在与周公绝会呢，所以山道上的行人很少，尹小芊便施展轻身功夫，一路穿山越谷地，就像一只身轻如燕如小鸟那样来去自如。

越往上走，人烟也就越来越少。

虽然有时候会遇见山民或出家人，但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有

好身手，有的却因长年住在山上，自己虽然不会武功，却早已见惯了这些武功高强的好手，所以他们看见尹小芊纵跃如飞的样子，也都不以为意，最多不过多看两眼罢了。

这样一来，尹小芊也更加没有顾忌，于是更加快脚步。

才刚过中午时。

尹小芊已来到了金顶后山，远远望见这一大片的竹林，尹小芊才放慢了脚步。

这座大竹林之内就是受到武林中万人景仰的摩云精舍，也就是慧然师太的清修之地。

慧然师太虽然在武林中享有盛名，但其实却不是峨嵋派的掌门人。

峨嵋派弟子众多。

男女弟子皆有。

峨嵋派的门徒多半是出家人，当代的掌门人正好是“光明殿”的主持百方禅师，论起辈份来，却是慧然师太的师侄。

慧然师太在三十年前，正在江湖上行走，专门济弱扶贫，手上曾清除过不少著名的江湖枭雄，使得大家都很敬佩她。

从此以后，江湖上只要提起峨嵋慧然师太的大名，许多人，都要顾忌三分，那怕即使只是三岁的小孩，或是妙龄的弱小女子，身边只要带着摩云精舍的护身符，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人敢动一根汗毛。

当时武林中早已公认慧然师太算是在西南方的武林“老大了。”

近十年来，慧然师太虽然年纪大了，而较少下山，但她的大徒弟楚天阔却仿佛成了慧然师太的接班人一样，此人的武功

之高，和他那一副古怪的脾气，简直就是师太年轻的时候翻版了。

而更有一桩令江湖人物感到为难的事情，就是当年慧然师太出山时，年纪已有四十多岁。

她虽然爱管闲事，性情又十分高傲古怪，但为人却非常地有同情心，如同菩萨般好心，在待人接物各方面，都十分地谦和且有理，除非遇上了罪大恶极之人，她是很难得会出手伤人的。

绿林中人虽然对她敬而远之，倒也并不太怕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自己行事不太过份，慧然师太也并不一定赶尽杀绝的。

这位楚天阔可就不大相同啦，由于他的个性非常嫉恶如仇了，任何事情只要被他看不顺眼，一定会打抱不平的。

绿林朋友有句话说：“凡是自吹曾亲眼见过楚天阔的人，假使身上没有受点伤，那么铁定是在‘打屁’的。”

这几句话虽然是开玩笑的，但也多少有几分道理，因为楚天阔从来都是手下不留情的人。

楚天阔比尹小芊的年纪大不了几岁，而入门的时间前后也只相差几年，但武功却比尹小芊高出许多。

一来楚天阔是名武师楚濂的独生子，从小楚濂便刻意要好好栽培他，这比起尹小芊从小受到尹芸的宠爱，娇生惯养自然不同。

二来楚天阔由于是男子，生就一副练武的魁梧身材，也就是内行中人说说的“天生成就是练武的胚子”，这可是与生俱来，而不是后天培养的。

三则尹小芊是个姑娘家自然生性柔弱，而比不上楚天阔的刚硬倔强，当然这也是她性格上的弱点。

因为有了这三个主要因素，尹小芊在武功的进展方面，和她这位师兄比起来便差得很远了。

尹小芊这时来到竹林外面，停住了脚步，先坐在石凳上休息一阵，整理好秀发，同时把衣服也弄得更整齐些，然后才慢慢向林中走去。

原来尹小芊知道师父比较喜欢清静，尤其不喜女孩儿家慌慌张张的。

再说师兄楚天阔又最爱对她摆出大哥哥的架子，就算平常没事，也总要挑出些毛病来批评几句，他才爽快似的。

尹小芊由于刚才已跑了一段路，不免娇喘连连，感到脸上泛着红，她又怕楚天阔会批评她内功还没练到家，她可有些不服气呢！

尹小芊一面想着一面走，当她还没有走出竹林时，老远便听见狗儿汪汪的叫声。

原来慧然师太除徒儿外，还养着两只小狗，公的叫小因，母的叫小果，这两只狗儿只因为跟随慧然师太很久了，都非常通人性。

楚天阔和尹小芊平日都爱逗弄这两只狗儿玩耍，这时尹小芊听得狗儿的汪汪叫声，感到心中一动时，接着狗儿前面不远处，又传来一串非常得意的笑声，尹小芊听出是师兄的声音，便知道又是楚天阔在逗弄两只狗儿了。

尹小芊这时已出竹林，便见师兄楚天阔正半躺半坐在靠在山石上。

只见他赤着一双大脚，一双草结的鞋已脱在地上，头发披散在脑后，正逗弄着小因和小果呢！

那两只狗看见尹小芊走近，也忍不住摇摇尾巴，好像在欢迎她的到来。

楚天阔正在喂它们吃东西，连尹小芊已走到了身边，好像也没发觉。

楚天阔平常的个性——十分潇洒不羁的，但偶尔也会有细腻的一面。他此时正偏着头，尹小芊只看得见他半边带着笑容的脸孔。

尹小芊见他们玩得有趣，也没叫他，便远远站在一旁观看着。

将两只狗儿喂饱后，楚天阔为了训练它们，又拿了一些其他东西，丢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楚天阔掷得快，小因和小果也接得很准，找着了便叼给楚天阔，楚天阔接着把东西丢出去，如此来往循环不已。

楚天阔呵呵地笑着，小因小果也很高兴，尹小芊不禁心里暗暗羡慕，如果自己能像楚天阔那样无忧无虑地消磨着山中的岁月，那该有多好，偏偏如今秋波小筑中正是危急存亡的时刻了，骨肉情深，自己又哪能撒手不管，光是这样想着，便不知又要生出多少烦恼。

这也许是各人的命运不同吧！

尹小芊此时又正为母舅的事而忧心忡忡的，忽见楚天阔用出一手“满天花雨”，十几个小玩意儿同时掷出，小因小果仿佛一下眼花，不知该从何找起的样子。

楚天阔纵声大笑，一面笑着骂道：“蠢东西，到底是畜牲